

他又夢見那個人。

他聽見自己對他說「拔劍」，那個人只是徐徐由菸管吐出一口煙，朦朦朧朧地掩住表情，但是他知道他在笑，還有不曉得打哪傳來的笛聲縈繞耳邊。

夢中的自己向著對方踏出一步，催促地再說一聲「拔劍」，然而自己肩上雙劍還沒有動，他的意念裡竟然也沒有殺意，夢外的自己皺了眉。

「掠風竊塵。」

他聽見自己這麼說，醒來。

*

殺無生睡醒的時候天還沒有亮，月亮已經下沉了天色尤其晦暗，他卻也無意點上燭火，他起身梳整盥洗，棉巾擦向左頰時一如以往遭遇些許阻力，他摸摸自己的臉，從枕邊拿起精心鉤製的罩面。

『我找到一樣可以送你的禮物了無生。』

幹盡雞鳴狗盜之事的惡徒送了他說是用西幽冥蛛絲做的罩面，輕若無物卻堅韌無匹，在月光底下還會泛著黑透的藍光。他的臉從來沒有受過傷，不需要什麼護具，但是那個人我行我素不聽他的拒絕，殺無生戴上那精緻的罩面時對方笑得萬般得意令殺無生只覺得對方僅是為了自我滿足。但是他一直留著這罩面。他用拇指摩挲它滑順的表面，指上的劍繭勾出細微的聲響。

『你臉上有著龍族的印記，你不想讓人知道吧。』

殺無生冷哼一聲：『曾經看到過的都已經成了我的劍下亡魂，死人什麼都不會說。』

『但是我還活著啊，你又不會取不用劍的人的性命。』說話的人笑嘻嘻的，『用冥蛛罩面跟你換這個祕密，那麼我還可以繼續待在你身邊想想要從你身上偷走什麼，你也不必為難要不要殺我，這個交易不錯吧？』

一開始說是禮物，下句話便說成了交換，全由那人信口開河，根本沒有一句話可以聽信。痴攪蠻纏攆也攆不走，令人煩心的程度跟如今音訊杳然讓他奔波追蹤一般，連睡夢都不得安寧。即使如此，殺無生是個惜物之人，物品沒有對錯，他沒有朝它泄憤。天微微亮了，他依著這冷涼的光線對鏡撩起瀏海。

*

與異族混血的小孩不祥，尤其是在窮暮之戰中被妖魔掠劫征服的龍族，沒人能夠擔保之後的龍族是善是惡，寧可防患未然——族人原意要殺了他，記憶中是家裡的姨母們帶著尚在襁褓的他連夜逃亡，後來的細節他想不起來了，但是他的耳朵記得夜風呼號，野草割過肌膚的疼痛，姨母們淌落的微涼的血。最小的阿姨將死之際化成了一條蛇，環著他，森林裡的野獸不敢靠近。他沒有哭泣，只殷殷呼吸著。對初生的他而言生跟死的界線很模糊，忘記呼吸的話就會跨進另一個世界。在他真的忘記呼吸之前後來成為他師傅的人發現他。他全身幾乎遍是鱗片。

慢慢地你身上的鱗片就褪光了，他的師傅只是輕描淡寫這麼說，對他黯澹泛青的膚色沒有另外解釋。只是他左頰在眼角底下一小片的龍鱗始終消不去，儘管不細看也瞧不出，他下意識地留髮藏住半邊臉。

他的師傅話很少，一開始也沒有教他武藝的意思，把他養大了點只讓他打理日常上下；意外的是他竟然能跟鳥類溝通，把他豢養的猛禽全放了，他吹笛牠們又會回來，他也就隨他去。

少年的嗜血性情他的師傅也看在眼裡，他狩獵回來的野獸屍體時常爆裂不成形，見到血少年一向稍顯無神的雙眼發亮得有點駭人。有天他自己收拾了書屋，喚少年到案前，給他取了殺無生這個名字，權作收徒的規矩。

身為用劍之人也只能教少年劍道來引導他的性情，果然非常有用，而且少年不是普通有天分，他不大需要教他什麼，他有他自己的道。少年專注於一件事便對其他再無興趣，對劍道的追尋激烈而純粹，他很想看少年能走到什麼境界。於是他對他說，所謂拜師學藝學藝敗師，你若能打敗我，就可以下山了。

少年的下山之日並不遠，那一日也是他第一次殺人，臉頰上濺了人血，細小的鱗片活躍起來激昂得他都聽得見那尖銳的摩擦雜響，與他血脈裡的鼓動共鳴。眼睛流下的淚稀釋了血液，也讓他冷靜下來。顧念師傅對他有恩，所以少年方才是一劍刺進師傅心窩，不是斬得他面目模糊。師傅一直等著他來殺他，永遠闔上眼睛的當下甚至帶著笑容。少年替師傅換了乾淨衣裳，仔細看著他許久，之後慎重埋葬了他。

少年走進師傅的書屋，書案上擺著雙劍與一紙信箋，寫了「鳴鳳決殺」四字。師傅給了他名，也留下了號。他拔出雙劍，劍脊旁鏤了「鳳啼雙聲」。劍身嶄新無痕，看來是師傅特地為他準備。

少年劍客在江湖闖出名聲所耗的時間很短，起初是他投戰帖給人，為了有更多決鬥的機會他開始以殺人為業；後來不消他費心，別人自會找上他，尋仇的，挑戰的，但是沒有求道的。殺無生不會聽他們是為了什麼理由跟他相殺，他的劍自然會問他想知道答案的問題。對招時刺激，他又活下來時內心卻泛起一種深沉的空虛。於此同時，他的身體有一股殺戮以外的快感逐漸甦醒——血的腥羶，汗的溼濡讓他的下身脹得發疼，他不曉得那是為什麼，因為他從未關心劍道以外的事。他回劍入鞘，在冷風中疾走，直到那份灼熱消褪。

後來他有點明白那是怎麼回事。

有次他受人委託要剿滅東離南部最有名的萬劍山莊，他還特意下了帖子，時辰到了劍莊大門緊閉，他輕巧破了門，看門小卒還沒來得及反應已被劈成兩半，殺無生反手背在身後，遊園般走過占地甚大的前院。過了二門，隔著中院他便看見堂前一片狼藉：劍莊的人由上夜飲宴持續耽樂，已經白日仍未罷休，肉體堆疊交合，空氣裡浮動著野獸會掩藏的氣味，他晨起時偶爾會在褲襠聞到的氣味。他想通似地哦了一聲，略帶興味地望著那些仍沒發現他的人，大多時候盯著近乎全裸的男人，要不是過來添酒的侍女尖叫起來他應該還能再看一會兒。殺無生安靜等

待終於意識到他的劍莊弟子繫上褲帶找到自己的劍，這些人之中沒有莊主，也沒有傳聞劍術更勝乃父的少莊主。

殺無生顯然被小瞧了，但是這不影響他執行任務，他也並不在乎給人嘲諷趁火打劫，沒有武人的警醒就不配執劍，只是再次問不到有趣回覆讓他倍感無聊。打前鋒的三名弟子擺了陣式向他衝來，他眯了眼，雙目再睜之際三個人便碎成萬段，沒人見到他的劍出鞘。鮮血噴上他的皮靴，殺無生垂睫看了一下便緩步前行，踏過那片碎骨破肉，濺出水聲。賓客與伎人倉皇跑光了，依然為數眾多的弟子沒人敢貿然進攻。

貌似大弟子的高壯男人叱喝自己的師弟怯懦，喊道即使師父不在萬劍山莊的千巒劍法也必能退敵，要所有弟子排出七人一組的山形劍陣包圍殺無生。被眾人環住的殺無生瞅著高壯男人，知道自己方才瞧得最久的就是他。他有點怔忡，眾人呼喝的聲音讓他回神。他皺起眉，沉聲問發號施令的男人莊主去了哪裡——「你就是少莊主嗎？」男人不回答他。

「輪不到你問問題！鳴鳳決殺，今日你就要死在『絕峰萬壑』底下，也算你不枉——師弟們，上！」

男人最後一字的尾音未盡殺無生的雙劍已經衝上天際，幻作滂沱劍雨落下，劃破眾人雙手軀幹，接著平貼地面絞過他們的腿腳，哀嚎聲四起，當雙劍回到殺無生手中已經斬下所有人的頭顱，只剩還站在堂上、一臉驚訝的男人。殺無生挽了一串劍花，甩掉劍上的血。

「你很有勇氣，留到最後跟我單挑。」殺無生的語氣相當愉快，他甚至笑了，帶著比實際年齡還年少的稚氣。他伸劍指著男人。

「事關委託所以我再問你一次：莊主去了哪裡？還有，你就是少莊主嗎？」

殺無生的傲慢讓男人咬牙切齒，拔起他腰際的重劍，仍然不回答殺無生的問題，然而他還未跨出半步胸口已被單劍貫穿，咳血都沒聲音，倒了下去。

「真固執啊。」殺無生不是用內勁讓劍回鞘，而是踩踏滿片屍塊，走上大堂越過他唯一留了全屍的男人屍體，拔下釘在柱上的劍收回鞘內。他轉過身，將面地倒下的男人踢成仰臥的姿態，意味不明地用腳在他胸膛上推搡，令他滿身除了自己的血還有別人的血。殺無生最後把腳踩在男人的褲襠。跟堅硬的胸腹不同，那裡相當柔軟，殺無生自己的那裡卻硬了。他伸手探進自己的衣袍。

他繃著臉，踩著男人下體的動作越來越激烈，與手上揉弄的節奏一致，直到自己顫抖著低喘。等到他呼吸平息下來，他才發現男人的全屍保不住了。

他還沒想到該怎麼追緝不在此處的莊主與少莊主，一道懶洋洋的好聽聲音從院落一旁的松樹間傳來。

「哎呀哎呀，原來名滿江湖的鳴鳳決殺有這麼不良的嗜好，真是想不到。」

殺無生沒有循聲望去，只有右肩一抖，那側的劍激射而出，絞碎了那片林葉，棲息林中的禽鳥在利劍逼近前成群飛起，掩蓋了秋日的陽光，山莊前院因而暗下幾分，群鳥驚惶拍翅墜下的散羽混在礫斷的枝葉，大半樹林毀在他的一擊，單劍利索地回鞘。

在他動手之際說話的人的氣息早已消失了，殺無生對對方的身手於是有了琢磨，但是那人不是眼前應該優先解決的對象——煙塵鳥羽落盡，殺無生看見敞開的二門前一老一少騎著馬神情冷肅地注視著他。

正主兒來了，殺無生這麼想，默然打量兩人。老者相當魁梧，腰間配著一口重劍，符合他聽聞千變劍法剛烈霸道的印象，但是這麼看來老者身旁的青年未免太過細秀，手裡提的劍比鳳啼雙聲還薄，而他的劍術還勝過其父？

「鳴鳳決殺為了何事屠了老夫的門人？」一老一少下了馬，萬劍山莊莊主一手握著劍柄質問殺無生，他的問題讓殺無生思考起來。

帖子沒有送到嗎。殺無生回想萬劍山莊的人毫無準備的反應，莊主少莊主甚至出了門，現在還不知道他為何而來，看來只能推論帖子送丟了——殺無生想及那把好聽的聲音——

或者給有心人攔截走了。

殺無生無法再細想，匆匆翻身離開原地，因為萬劍山莊莊主的劍風凌厲地向他掃來，雖然避過殺著，他的衣襖仍給劃開了。殺無生並未即刻反擊，反而整了整衣裝。

「有人委託我滅了貴山莊。」殺無生略帶厭煩的語氣說著，「但是我是殺手不是刺客，暗地偷襲不是我的道，加上久聞貴山莊劍名，一月之前特地捎人送過拜帖，不過看樣子帖子是沒送到了。」他緩緩拔出雙劍，特意望向還沒動手的青年。「那也不是太重要的事，莊主少莊主既然回來了省得我一番好找，」他原先顯露乏趣的雙眼閃爍豔紅精光，飢渴得如同掠食的野獸。

「我的劍想向二位討教。」話聲方歇殺無生已經主動投向莊主二人，掀起澎湃劍潮，周遭的破碎骨肉與斷枝殘葉都給捲起，形成厚重的渦流壓向對手，莊主沉穩地揮動重劍，以不動如山的氣魄劈開那團重物，瓦解了殺無生的攻擊，少莊主並覷準殺無生招式已老的時機拔劍刺向他的咽喉，削斷了殺無生一縷頭髮。殺無生轉腕回劍，逼開少莊主的劍勢，與他們拉開距離。殺無生看見少莊主用細劍挑動他被截斷的髮，靈巧地將髮絲橫剖開來，從喉頭發出低笑，接著朗聲笑開。

「有意思！」殺無生使出十成流星步閃到少莊主面前，雙劍聯劈讓人看不清楚，少莊主一連退了十數尺，然而他一一接下了殺無生的攻擊，同時莊主大劍斬向殺無生，令殺無生悻悻然收招避開，臉上盡是被打擾的惱怒。此時老者低聲對青年說：「澄兒，為父擋住鳴鳳決殺，你趁機快走。」

「爹！」青年的臉色變得蒼白，「別說這種話，我們聯手不會輸。」老者搖了搖頭。

「你知道的吧，未拔劍就知輸贏了，儘管現在乍看咱倆占了上風……」青年低頭看向老者的手，老者的虎口都已裂開淌血，雙臂痠攣。「你的使命是把萬劍山莊的劍法傳下去，不要在此無謂丟了性命。」殺無生打斷了他們的對話。

「你們注定要共赴黃泉的，不必打什麼小算盤，何不放開心胸跟我比一場，贏得了儘管把我的命拿去。」他瞅住老者的雙手。「看來千變劍法也沒有特出之處，真是令人失望。」他瞥向青年，挑釁地笑了。見青年吞忍不下老者急了，出手點了青年的睡穴，把青年架上馬，讓牠帶著他離開戰地。老者的行為令殺無生臉色冷了下來，但是他感到老者去除後顧之憂後精神凝聚氣場變得宏大，讓他興致沒有掉得太厲害。

「既然如此，我先解決你，再去找你一心想留下的命脈。」殺無生說完便戮力攻向莊主，老者將重劍插在地上，從正反劍脊各抽出一把細劍，架住殺無生的鳳啼雙聲，發出金屬交擊的嗚咽。殺無生退開，饒富興味地望著莊主的雙劍。而儘管接住了殺無生的攻擊，萬劍山莊莊主的雙臂止不住抽搐，連握劍都勉強。

「原來千巒有這個意涵……」他手腕一轉，劃出兩道劍風將老者夾在中央。「有意思，但是以你那廢掉的雙臂又能怎麼辦？」

「……放過我的兒子。」

殺無生聽了笑了，他的手腕再次一翻，負傷的老者擋不住殺無生兇悍劍氣的夾擊，被兩股劍旋絞得血肉模糊，只剩頭與雙腿還辨識得出原貌。

「好啊，」殺無生走近不知是否還有意識的老者，彎下腰像是對老者噓寒問暖柔聲說道：「如果他的劍殺得了我的話。」

*

殺無生站在被他屠殺一空的院落中央，仍然感覺不到那個人的任何氣息，方才跟莊主戰鬥時他一直分神留意那個人會不會突然出現，儘管未有察覺蛛絲馬跡但是殺無生就是非常在意。以武人的修為探測不到，然而他野獸的直覺卻告訴他那個人的視線始終跟著自己。這讓殺無生相當不快。

此外還有少莊主那條漏網之魚。殺無生並不真的在乎任務沒有完成，而是對方的劍術究竟到何境界讓他非常好奇：他的劍跟其父的不同形制所以使的也是其他劍招吧，千巒劍法看來不是膚淺的把戲，人說它剛烈霸道不過是其一面貌，真是有意思。沒有父親的庇蔭了那個人會不會發揮全部實力呢，還是跟一般人一樣被仇恨遮蔽了理智反而荒腔走板根本不值一晒。真是有意思。而再回想一下，青年長得十分俊秀，練武的體格儘管瘦還是很禁得起折騰的吧，這也真是有意思。殺無生又低笑起來。

殺無生沒有往外追蹤跑走的馬匹，反而往內屋走去，整幢山莊早已淨空，有命留著的人逃亡時帶不走所有細軟，留下的物資夠殺無生在此守株待兔幾個月——萬劍山莊的少莊主一定會回來的，至於那個人，就算不確知他的目標為何，殺無生的直覺讓他知曉那個人也會轉返的。

身上的血腥味與汗臭讓他難耐，殺無生索性脫掉自己的衣服，踢開皮靴，赤裸地如山莊內摸索浴室所在，找到依著天然溫泉闢成的浴池。他摘下髮飾，潛進溫泉，令他通體舒暢，他在偌大池中來回游了許多趟。之後他梳洗乾淨，放鬆地漂在池中，閉起雙眼。

山莊內外相當安靜，倚在池邊半身泡在泉水裡的殺無生明白食腐的猛禽應該在院落大啖。人生最後若是如此已經是他想得到的最好結局了，死於問劍之道，屍身獻予飛鳥，相當潔淨，相當純粹——殺無生睜開眼，看見少莊主竟然站在浴池另一邊。

但是那個視線不對。而且沒有用劍人的氣息。同時他發現氤氳水氣中有別的成分，他的身體動不了。樣貌是少莊主的人脣間吐出那慵懶的好聽聲音，緩步走近他。

「哎呀哎呀，殺光了所有人還霸住了整座山莊，這鳩占鵲巢的行為豈是鳳鳥的習性？鳴鳳決殺的嗜好真是不良呢，在下今天長見識了。」「少莊主」臉上露出陌生的笑意，殺無生死盯著他，終於看清來人。

對方一襲靛袍，眉髮全白，雙眼卻是赤紅的；面容俊雅甚至可稱秀麗，手上擎著一只造型別致的煙管。他蹲到殺無生面前，邊說話邊吐出煙，笑容更是甜蜜：「見著在下很意外呢，是把在下認成了什麼人嗎？」

「……我還不知道閣下是哪位。」他還可以說話。殺無生潛運內勁，但是丹田沒有反應，四肢仍然不能動。來人把他的嘗試看在眼裡，只是笑笑。

「在下要進來時讓外頭靈鷲的陣仗驚了一跳呢，難道鳴鳳決殺也能支配鳥類嗎。」這個問題換殺無生不回答他，對方也不甚在意。「也難怪，鳴鳳決殺殺了那麼多人，要靠獻肉給靈鷲洗淨罪孽。」殺無生凌厲地瞪著對方。

「不管你是誰，下迷香真是齷齪，比我的雙手還不乾淨。」對方又笑，殺無生心底不得不承認對方除了聲音好聽又長得好看。

「我是來找你的。」

「我知道。」雖然不確知目的是什麼，殺無生至少已經明白對方是衝著自己來的。

「真是有信心。」好看的人眼眉一瞬，殺無生發現他的眼角也是隱約紅著的。煙管冒出的煙氣味不一樣了。

「你讓我相當意外，這是為什麼呢……」說話的人眨了眨眼，不知道在盤算什麼，空著的手撫上殺無生的臉，殺無生冷冷看著他。撥開瀏海時他也流露驚訝神色，而後笑得更深了。

「龍族啊……難怪可以支配鳥類，這樣讓我想把我的真名告訴你。」他靠得他更近，帶著一股由體溫熨開的迷人味道，令殺無生的肌膚毛髮騷動起來。對方的口吻更誘惑了：「在那之前，我想先問你只喜歡屍體嗎？」

殺無生「哼」了一聲，同時察覺自己的身體可以動了，迅捷地將對方拖進水裡，壓著他好一陣，接著掐住對方的脖子拉出池面，對方都沒有掙扎，倒是一直笑。

「活人很麻煩。」對方笑得更開懷了，殺無生清楚感覺到他胸腔的振動。「你不用劍我不殺你。」他扯開他的襟口，雙腿夾住他的腰。果然體格結實，殺無生愉快地舔了脣。他本來有很多事要問他，不急於一時。「不過要讓你死的方法多得是。」

「哎呀哎呀，鳴鳳決殺的嗜好果真不是普通的不良啊。」好看的人調笑著，雙臂環住殺無生的頸子，在他耳邊輕聲說：「凜雪鴉是我的名字。」

「我對你的名字沒有興趣。」

他吻了他臉上的鱗片，「你不會忘記的。」

*

殺無生對待對方非常野蠻，對待自己也很野蠻：他扯開凜雪鴉溼透的靛色長袍，粗魯地甩到山壁那頭，騎到他腿上，雙手揉亂凜雪鴉的月白中衣，撥掉他的髮飾，然後抓住他的後腦勺讓他啃咬自己的胸膛。凜雪鴉同樣毫無忌憚，在殺無生的胸肌上留了幾道齒痕，狠狠嚙咬他的乳頭直到出血。殺無生捧起凜雪鴉的臉，蠻橫地親吻他帶血的雙脣，舔過他的牙床，舌頭攪在一起。殺無生健美的背脊形成一道充滿野性的弧度，胸膛緊貼凜雪鴉的，他的血在凜雪鴉全溼的白衣上暈開，那使他非常興奮。廝纏了一陣殺無生在凜雪鴉脣間咯咯笑了，雙手緊抓凜雪鴉的臀部，隔著衣料以自己的性器磨蹭凜雪鴉的。殺無生橫衝直撞的愛撫讓凜雪鴉忍俊不禁，聲音低了些，依然好聽，似乎還很從容：

「沒人教過你吧，這般毫無章法跟頭小野獸似的。」殺無生不以為意，專注於滿足自己，腰扭得更厲害：「死人什麼都不會說。」這句話讓凜雪鴉大笑起來。

「所以我是你第一個活人嗎？聽來真令人開心。」殺無生沒有接話，只是咬上對方的喉結；看來他很喜歡這種親暱，已經勃起的陰莖抖了抖。

「那也得看你活不活得了。」

「這麼活蹦亂跳真是可愛。」凜雪鴉這話說得嫵媚，眼裡閃過一絲狡黠，他一手握住殺無生的陰莖，另一手繞過殺無生的腰探向他兩股之間，摩挲他的肛門與會陰，有意無意地逗弄他的陰囊，殺無生得趣得呻吟。凜雪鴉安撫小動物般吻了殺無生的鼻梁，很慢地來回舔舐他臉上的龍鱗，最後停留在他的嘴脣，舌頭纏繞舌頭，殺無生推開他。凜雪鴉又重複親吻殺無生的鼻梁，龍鱗，貼在額上的髮。殺無生眯上眼，變得安靜，專心體味凜雪鴉探進體內的指觸，凜雪鴉不時睜開眼凝視殺無生閉眼時輕微煽動的睫毛。之後他把他撐起來讓他伏在池岸殺無生也順從地任他擺布。殺無生以一側的肩膀當支撐，扭腰回看雙手扶著他腰際的凜雪鴉。

殺無生那雙只在殺戮時才會發光的眼睛現在溼漉漉的，在潮潤的紫紅長髮間顯得純潔又妖豔，黯澹的肌膚透出胭色，汗毛上浮著一層晶瑩的汗珠，全身散發情動的氣味。凜雪鴉心想殺無生應該從來不知道他自己會有這種模樣，同時覺得自己到最後不一定能像早先預想的游刃有餘。

「你實在一直讓我相當意外。」這近乎示弱的語句讓殺無生笑得很得意，他的左手搭上凜雪鴉的手背，帶他撫弄他的腰側、鼠蹊，硬得開始發疼的陰莖，語調仍然桀驁不馴：「是吧，鹿死誰手還不知道。」說完他矯健地翻身撲倒凜雪鴉，解開他的中衣與褲帶，在手上吐了兩口唾液，抓住彼此的性器搓弄。他沒打算讓凜雪鴉主導，對於疼痛也不在意，確定凜雪鴉的陰莖夠硬了就把它塞進自己的洞，接著他在凜雪鴉身上搖晃起來。交合處的乾燥粗糙折磨著彼此，但是殺無生同樣沒想過要體貼任何一方。

越是疼痛他的快感越強，凜雪鴉也發現了這一點，抓住殺無生的肩頭用力一帶，讓他匍倒在地，在兩人分開的短暫時刻他看到殺無生的洞口已經出血，凜雪鴉吁了一口氣。

「你真是亂來啊。」而殺無生只是野獸般望著他，仿若未把凜雪鴉的話聽進去。血液的鐵鏽味讓殺無生非常興奮，除非有比殺人更刺激的事否則他不會歇手。雖然是非常迷人的野獸，玩起來也特別有滋味，然而要是不小心還真會搞掉彼此的性命。凜雪鴉貌似苦惱地「哎呀」兩聲。

再下迷香太可惜了。

他從中衣內袋翻找出一只袖珍木盒。盒子打開了漫出一股藥香，裡面裝了朱紅色的乳膏。凜雪鴉挖了一指節的量推進殺無生的洞口，並攪動了一番。凜雪鴉本想說些什麼，殺無生沒讓他多話，上半身壓向他又坐上他的陰莖，儘管凜雪鴉的手指還在他洞裡，猛烈地動起來，凜雪鴉倒也順勢這麼頂住殺無生。

有了乳膏的潤滑抽插變得很順暢，單純的快感累積得很快，殺無生一邊套弄自己的性器，毫無遮掩地喘息，身量較高的凜雪鴉把殺無生壓在胸腹之下，左手拉開他的右腿，讓自己的陰莖又重又狠地搗進殺無生身體深處，右手卻是圍住殺無生頭頂，簡直溫柔地扶著殺無生的右耳，任他在自己頸邊忘情呻吟，凜雪鴉感到如此銷魂於他也是難耐，但仍是殺無生先激動得抽搐，夾緊了他，讓他差點禁不住跟著洩了。他停下所有動作，以相同的姿勢罩著殺無生，等他在懷裡逐漸平靜冷卻。在這片刻凜雪鴉罕見地覺得說話可惜，反倒是殺無生先開口。

「你沒死啊。」殺無生的聲音有點疲倦沙啞，也有很深的滿足，這讓凜雪鴉還在殺無生體內的東西變得更硬了。殺無生低低笑起來，翻過身讓彼此面對面側臥。

「你長得人畜無害的皮相，下面的傢伙倒是挺兇猛的，還很有精神的樣子。」殺無生再次擺動起他的腰，但是柔軟，溫存，暫且不想讓凜雪鴉爽快。

凜雪鴉任由殺無生耍賴，用左手撫摸他的背。池畔的石塊磨得殺無生的背有許多刮傷，凜雪鴉縮手查看自己手上又沾了殺無生的血，媚眼瞅著殺無生舔掉它，再把手指伸給殺無生吮吻。殺無生順著凜雪鴉方才舔過的方向，從掌阜舔到指尖，更含住他的中指，眼睫掀動的模樣非常色情。凜雪鴉半眯著眼，懶洋洋的語調暗藏一絲隱忍：

「當然了，殺人不眨眼的鳴鳳決殺這麼可口，知道沒人曉得的這件事讓我可快樂呢。」凜雪鴉又匍到殺無生身上，一次再一次地頂著他，這回殺無生悶著沒出聲，只是看著凜雪鴉情酣神醉的表情，同時感覺到凜雪鴉紅色眼睛裡頭什麼都沒有，於是身體的極樂愈顯尖銳真實。生跟死的界線跟在森林殷殷呼吸時同樣模糊。

*

殺無生回神時凜雪鴉又是那個太過好看的笑容：「懵過去了？」

「是你太無趣了。」

「真是心口不一。」

凜雪鴉帶著笑意說著，低頭看去，殺無生的精液斑斑點點地沾在彼此的小腹。確定殺無生也看見了，凜雪鴉再用力挺了幾下終於射精，才緩緩把自己的陰莖抽出殺無生的洞，一派輕鬆地舔掉殺無生身上兩人的精液。殺無生也摸著凜雪鴉相當結實的腹肌，仍然硬著的陰莖，把馬眼殘留的精液都擠出來，放進嘴裡吃了乾淨。殺無生的舉動讓本來射了精就想去梳洗的凜雪鴉改變主意，躺回殺無生身邊，又是一手抱攏殺無生的耳側。殺無生瞅著他半晌，閉起眼，反手握住凜雪鴉貼在他耳朵的手掌，摩挲著確認什麼。

「你的手不像握劍人的手，」也沒有用劍人的氣息，「倘若竟是厲害的劍客，那就跟你睡夠了再殺了你。」

凜雪鴉沉默了一瞬，又是甜蜜的語氣：「不是殺了再睡嗎？」

殺無生絲毫不加思索：「殺了也會再睡的。」

「哎呀哎呀，鳴鳳決殺的嗜好總是出人意表啊。」

*

「萬劍山莊這口溫泉水質可稱上乘，對療養修煉都很有裨益，當初建莊之人有遠見。」凜雪鴉悠閒地泡在池中，自顧自品評萬劍山莊內外，彷彿自己是山莊邀請的貴客，甚至點上了菸吞雲吐霧起來。殺無生不理會他，當他不存在，又仔細洗了自己一回。

髮尾滴著水，殺無生踏出浴池，好似全沒想到要穿衣，劍指一比鳳啼雙聲便到了他手裡，單劍架上還在水中的凜雪鴉脖子旁。凜雪鴉笑笑的，好整以暇地吐出一縷輕煙，裝傻問道：「欸欸，不是說鳴鳳決殺不對不使劍的人動手嗎？」殺無生冷冷笑了，右眼露出渴望見血的欲念。

「就算不使劍，你的流星步練到我無法立即察覺的程度也說明了你不是泛泛之輩，」殺無生劍鋒一挑，在凜雪鴉咽喉劃出一道細痕，但未出血。「要不是這樣逮到你嗎？」

「哎呀哎呀，原來鳴鳳決殺不是只憑莽勇的武夫啊，居然懂得以色相誘，令在下刮目相看。」凜雪鴉仍然相當鎮靜，甚至抬起上身，讓殺無生的劍尖抵在他的心窩。「還是說，流著龍族血液的鳴鳳決殺也有交配期？」殺無生確實將劍刺進凜雪鴉胸口半寸，凜雪鴉面不改色，仍然微笑著，赤紅的雙眼直盯著殺無生。

「揶揄的話就免了。我可以不殺你，雖然麻煩了點，挖掉你的眼珠或者割掉舌頭也不是大不了的事。說，你為什麼找上我？」

「久仰鳴鳳決殺大名，在下想親自認識——」凜雪鴉略略側身，沿著殺無生的劍站到他面前，低著頭在殺無生耳邊說：「江湖上都說鳴鳳決殺殘忍暴虐，在下原以為會是樣貌恐怖、不可接近的猛漢，沒想到是這麼年輕纖細的麗人……」凜雪鴉輕笑，氣息吐在殺無生耳畔：「不知道還有誰能比在下更接近鳴鳳決殺呢。」他更放肆地把手放在殺無生仍然溼潤的恥毛上，向下摩挲殺無生的性器。

「不想現在死無全屍的話就把你的手拿開。」

凜雪鴉笑嘻嘻地鬆手，以那隻手拭去胸口的血，抹在自己的脣上，慢吞吞地抿掉，這反而讓殺無生心底有點騷動，幾乎忘了他要問的下一件事。凜雪鴉此時已經走到浴池另一側，撿起他被殺無生撥落的頭飾。

「你知道我要滅了萬劍山莊？從多久以前就開始調查我？」

「您真是小看自己啊——鳴鳳決殺的動態整座江湖可關切的呢，只要不是聾子都聽得到鳴鳳決殺又在哪裡殺了什麼人。」

殺無生皺起眉：「那為什麼偏偏萬劍山莊的人全不知情？」

「哎呀，這個嘛，」凜雪鴉挽起髮，戴上頭飾，事不關己地說：「在下怎麼會知道呢，在下只是追著鳴鳳決殺的身影來到這的啊。」他又緩步走著拾掇自己的衣服，換他不把殺無生當回事：「就算在下可能看見了萬劍山莊少莊主往哪去了，鳴鳳決殺不也已經決定以不變應萬變了嗎。這可是相當聰明的抉擇啊，何況在下確實不知少莊主去向。」凜雪鴉掂量自己溼透的衣服，無可奈何地嘆了兩聲，終於看向殺無生，以一副只是在談論天氣的口吻說道：

「在這空蕩蕩的萬劍山莊等著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報仇的少莊主不是很無聊嗎，既然我們對彼此都有點意思，容我跟你作伴吧？」

凜雪鴉的胡亂撩撥讓殺無生有些煩躁，卻找不出理由反駁他，而他確實還想跟他多睡幾回。他收了劍，往內屋走去。

*

殺無生花了稍許時間打理自己的儀容，並去地窖拎了一罈酒，開了泥封便就罈口喝起來。第一次血與性的欲望得到如此滿足讓他非常平靜。他喝完整罈酒還很清醒，又拿了一罈踱到前院。

彼時已是中夜，猛禽們飽食後散去了，地上的碎肉被清得乾淨，血腥味因而淡了許多。殺無生發現一處倒著一隻靈鷲。牠已經死了，身上的傷有一段時間了，即使如此也是要吃飽了再死吧。殺無生扯下牠的雙腳，刨淨血肉，只取兩節腿骨，然後就任由牠繼續暴屍，其他的野獸自會叨去作為糧食。

殺無生磨平了鳥腿骨兩端，在上面量測距離畫記，用短劍在記號上鑽了幾個孔，做了兩支笛。他坐在遍處血漬的大堂台階上吹起新笛。笛聲相當尖細，殺無生也不是在吹奏什麼曲調，反而一逕越吹越高，到了刺耳的程度。

「哎呀不是我說你這笛聲實在是……」凜雪鴉帶笑的嗓音在他身後響起，殺無生不理他，繼續將笛聲逼上最高，幾乎不再為人聽聞，凜雪鴉收斂起調笑神情。他聽到山莊外廣袤的森林在顫動。不多久上百的夜梟飛進萬劍山莊，密密麻麻停在廳堂的屋簷，發出嘶啞的叫聲。殺無生閉上眼。再睜眼時他說：

「夜梟告訴我載著少莊主的馬匹往北方去了。」凜雪鴉哦了一聲，殺無生續道：「但是少莊主不在馬背上。」

「真是神技，多謝鳴鳳決殺讓在下開眼界。」凜雪鴉眼睫垂下來，語氣不像先前散漫：「那麼你如何打算呢？」

「明知故問。」殺無生冷淡答道，轉頭瞅著凜雪鴉，下個瞬間他笑得迷人。

「等他來。」

*

探得少莊主仍在附近殺無生顯得比先前更為愉快，豪邁喝盡第二罇酒之後也無所謂凜雪鴉在旁邊看，掄起鳳啼雙聲開始舞劍，帶動的猛烈氣旋不時發出割裂空氣的聲響，越舞越盛的殺意衝上屋簷逼走了夜梟。明明在劍風範圍內，凜雪鴉仍坐在堂前怡然抽著菸，從煙管冒出的煙直直上升，全未受到影響——即使殺無生將一劍射過他耳邊他與他的煙都沒有動搖。殺無生也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地走向凜雪鴉，收起釘在大堂屏風上的劍，又回到庭院，流麗地抖出幾道劍勢。

「哎呀哎呀。」凜雪鴉往一側倚成臥佛姿態，白髮散在胸前，襯得自己的紅色眼睛有些妖異：「你是因為很快又可以殺人了所以心情這麼好？」殺無生低聲笑了。

「我在模擬該怎麼殺了他——七招，不，五招就可以分勝負。」

凜雪鴉也笑了：「這麼有把握？」

「鳴鳳決殺的問答從來不需要拖泥帶水。」

「說不定他會很棘手呢。傳聞他是萬劍山莊歷來最強的劍者。」

「那更好。」殺無生又是一副野獸掠食的神情，用手指撫摩劍身：「這樣才值得證我的劍道。」

「哦～原來鳴鳳決殺不是普通的殺人狂啊。」凜雪鴉吐出一口煙，「竟然從鳴鳳決殺口中聽到『劍道』二字，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我追求劍道已經十三年，至今沒有人能好好回答我他的劍道是什麼。」

凜雪鴉含著菸嘴，幾乎笑出聲：「才十三年……」他的表情讓殺無生相當不悅。

「你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凜雪鴉那分疏遠的感覺淡了點，口吻中甚至有種明顯的柔情：「那麼我想問你，何處是你求道的終點？」

「不知道。」殺無生如此坦然的回答反讓凜雪鴉有點意外，殺無生看著凜雪鴉不解的神色，理直氣壯續道：

「劍道是沒有盡頭的，不比試不曉得自己的進境到了哪裡，要是我在問劍途中死於別人劍下也是必然結局，那只是我個人生命的終點而已。」

「那樣遙遙無期的追求不無趣嗎？」

殺無生第一次不設防地笑了，爽朗明亮，綺麗如杏，讓人完全無法聯想絕多時的他陰鷲酷烈，雙手沾染無數鮮血。

「怎麼會無趣？光是想到我的劍可以一再突破我就開心得不得了，再者死得其所豈非人生快事，有趣得很。」他又笑了一聲，聽來卻有些落寞：「我跟你這個不使劍的人講那麼多做什麼。」

「我要是使劍的話你根本不會跟我講這麼多吧，應該已經殺了我。」或者被我所殺。

「不錯。」

凜雪鴉似笑非笑的，不知道在思索什麼，輕聲地說：「真是令人羨慕啊。」現在換殺無生不明白，凜雪鴉沒有多作解釋。

「我方才發現了一罇陳年女兒紅，敢問鳴鳳決殺是否有興致與在下共飲？」

*

他們去了室內，那間廂房似乎給凜雪鴉布置過，油燈的照明適中，窗旁花瓶裡插了秋桂，他的靛青長袍用一支橫桿展開掛在衣架，殺無生才看清楚上頭梅枝白雪的織繡。凜雪鴉將酒盞與點心置於榻尾的茶几邀殺無生上座，殺無生也不客氣，脫了護甲罩袍和皮靴就上了榻席，鳳啼雙聲擺在茶几旁。

「哎呀，不過是寒暄小酌，鳴鳳決殺依然劍不離身嗎？」凜雪鴉遞給他一隻天青色的酒杯，替他斟滿。

「我不想殺你它們就不會動，不必大驚小怪。」殺無生說完便乾了那杯酒，舔著薄脣。「你既然色膽包天，沒理由這麼怯懦吧。」殺無生的話逗樂了凜雪鴉，他好聽地笑了，並且換了個姿勢，斜倚在肘枕，肩膀幾乎靠上了殺無生；他新換的絲質白衣服貼他的腰身，襟口自然鬆開，胸腹曲線讓殺無生看個徹底。

「當然。不過鳴鳳決殺對在下相當放心呢。」他們視線相接，凜雪鴉拉長身軀越過殺無生取了另一盞酒杯倒上酒，把女兒紅含在嘴裡，餵給殺無生。這個吻輕緩安靜，彼此分開後凜雪鴉的嘴脣與眼角變得紅潤。

「你不怕又有迷藥？」

殺無生嗤笑一聲：「用那玩意掃興嗎，春藥還有意思些。」殺無生讓凜雪鴉摸上自己本就袒露的胸膛，迎上他的吻：「別讓我無聊。我可沒打算跟你浪費時間。」

「哎呀哎呀這真的是。」

*

這次他們做得很緩慢，殺無生學著不那麼暴烈性急，他用腿勾著凜雪鴉的，讓彼此摩著對方的腳踝、腿腹、胯下、陰莖、小腹、胸脯，手掌貼住下背與臀部，手指伸進臀縫；凜雪鴉不時吻著他的肩頭，銜住他盤在鎖骨前的髮束與琉璃髮飾，進一步舔他的喉結，下頷，嘴脣，臉頰上的鱗片。殺無生眯著眼，不免有點埋怨：

「不要一直舔那裡。」凜雪鴉當然沒有罷口，舌尖描著殺無生的眼窩，低聲道：「為什麼不？我第一次見到龍族跟人類生的小孩，這麼特別……」殺無生突然甩了頭，琉璃髮飾將凜雪鴉的舌頭與下脣割出血，一些血也沾在鱗片上，殺無生眉宇間透著幾分乖戾。

「老是強調龍族你是活膩了嗎？」殺無生翻過身將凜雪鴉按在榻上，一手掐緊凜雪鴉的脖子，手臂的青筋都暴出來。他低頭用力吻住凜雪鴉，令彼此都快窒息才放開嘴巴與手，下個剎那又是吻得膠著。凜雪鴉在如此對待下同樣變得激烈，他雙掌緊扣殺無生的後頸，任殺無生再咬破他的脣，把自己舌上的血抹在殺無生的口腔裡，殺無生掙扎地要脫開凜雪鴉的掌握，凜雪鴉的力氣竟然不輸自己。而他聽到凜雪鴉輕聲喘著，該死的好聽嗓音在脣邊呢喃，哄著他：「好好好，不說。」但是他仍舊吻著他的左邊眼角。殺無生突然連發脾氣都懶，反而笑出來，凜雪鴉終於鬆開他，他撐起身，舔自己的脣。

「我渴了。」他伸手去拿几案上的酒罇，直接灌了幾口，這種粗豪的喝法令凜雪鴉搖了頭：「哎呀哎呀，這酒這麼好要慢慢品啊。」殺無生湊上嘴堵住凜雪鴉的，餵酒的動作沒有凜雪鴉來得熟練精緻，好歹仍讓凜雪鴉分到了一半。殺無生倒回背枕，佯怒地說：「囉唆死了。」

「那就不說話。」凜雪鴉順勢又匍上殺無生精瘦的身軀，雙手撫著他的腰際，輕咬他的乳頭，繼續往下親吻，蹭了蹭殺無生的陰毛，含住他的性器。凜雪鴉的白髮鋪散在殺無生的胸膛，披上他的鎖骨，與他的髮搭在一起。殺無生抬起腰，讓自己的陰莖給凜雪鴉含到喉頭深處。凜雪鴉的舌靈巧地撩弄殺無生陰莖的每一處，褪下他的包皮，吸吮他柔嫩的龜頭，手指同步玩著殺無生的陰囊，令殺無生不自禁雙腿岔得更開，凜雪鴉伸手撐住他的膝窩，將殺無生雙腿往肩膀推，舌頭滑過殺無生的會陰，開始舔他的洞口，這刺激令殺無生的陰莖變得更硬，他爽快得呻吟起來，快速撫弄起自己興奮得發紫的陰莖。

聽著殺無生喘息聲的變化，凜雪鴉抬起頭，挪動身子跪立殺無生面前，握著自己也完全勃起的陰莖，命令著：「含住它。」在欲望高張的此時他的紅色眼睛比平時更冰冷，見殺無生沒有動作，凜雪鴉笑得無情：「不會嗎？還是不敢？」說著他捏著殺無生的下巴要把性器塞進他嘴裡，殺無生反抗著嘴巴不肯張開，凜雪鴉抓住他的後腦勺沉聲道：「記得我剛剛怎麼做的嗎？不要用牙齒。」他的性器頂著殺無生的嘴脣，滑向他的臉頰，再次碰觸嘴脣的時候殺無生伸出舌頭舔了性器頂端的馬眼。

像是不服氣地，殺無生比凜雪鴉先前更仔細地含住凜雪鴉的龜頭，舌尖描過龜頭底的皺褶，沿著莖身勾畫到陰囊，同時他的雙手摸著凜雪鴉的大腿內側，掌上的劍繭刮得凜雪鴉顫了一下，殺無生的手繞到大腿外，手指撩過凜雪鴉的陰囊、會陰，扣進他的臀縫，指頭在洞口打轉。凜雪鴉低吁一聲，應是十分受用，殺無生舔著他紅透的陰莖壓得貼上小腹，馬眼開始分泌液體，殺無生吃掉了那些液體，但把凜雪鴉的性器舔得更溼，手指也直接伸進了凜雪鴉的孔穴，他興奮得背脊全是汗。凜雪鴉伸手阻止殺無生在他洞口作亂，輕啃他的手指。殺無生臉上淨是不滿。

「不是很快活嗎。做什麼停下來？」

「沒想到鳴鳳決殺不只對使劍有天分，還是頭這麼有悟性的小野獸，讓我很期待——不過今天還不要。」凜雪鴉伏身依偎殺無生，彷彿多情地抱住他，從枕下拿出木盒，膝蓋頂開殺無生的雙腿，將乳膏塗進他的洞口，兩指進去得很順暢，但裡面絞緊他手指，退出反而費力，凜雪鴉低笑著，手指淺淺抽插，觀察殺無生被欲望逼到極限的表情。凜雪鴉沒打算只這麼折騰殺無生，他抽出手，把乳膏也抹在自己性器上，並不溫柔地插進殺無生的身體。不知道是想讓殺無生熬不住還是自己把持不了，凜雪鴉的動作狂亂猛烈，然而殺無生相當得趣，笑了起來。

「奉還給你的時候會更厲害的，做好覺悟吧。」